

1991年1月17日,美军舰载机对伊拉克发起空袭却偶遇“硬骨头”—— 伊拉克“狐蝠”击落美军“大黄蜂”

精英中队

说到“狐蝠”列装伊拉克空军,就不能不提到萨达姆,他在1978年全面执掌国家大权后,立刻以丰厚的石油美元向苏联订购军火,以成就“新巴比伦王国”的霸业。面对“不问价钱,只问性能”的伊拉克采购团,苏联政府也极尽“以客为尊”的礼遇,把所有可以拿来出口的家当全抖搂出来。结果在1979年,伊拉克空军代表团在莫斯科签署一揽子采购协议,向苏联订购了240架战斗机和直升机,其中就包括当时世界上仅有两种速度达三倍音速的军机之一——米格-25截击机(另一种是美国SR-71侦察机)。

1980年春,多达1.8万人的“苏联空军代表团”携带着客户梦寐以求的全部装备抵达伊拉克,其中所有米格-25都集中在伊拉克南部新建的胡比亚基地,那里距该国第二大城市和主要港口巴士拉很近,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所有的米格-25战机都被编入伊拉克空军第96战斗侦察机中队,该中队被认为是伊拉克空军最精锐的部队,参加该中队是当时每一位伊拉克年轻飞行员向往的目标。在1980年至1988年的两伊战争中,第96中队与装备美制F-4、F-14战斗机的伊朗空军频繁交锋,取得不俗的成绩,为此,萨达姆曾亲自授予每位中队飞行员一柄镀金的“荣誉AK-47”。

“各自为战”

1991年1月17日3时,随着几声巨响,伊拉克2座预警雷达站被美军直升机发射的导弹摧毁。随即,伊拉克境内到处响起巨大的爆炸声,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打响了海湾战争的第一枪,而伊拉克空军将首当其冲,承受第一波打击!

正所谓“擒贼先擒王”,美国空军动用F-117A隐身战斗机,首先空袭了位于巴格达的伊拉克防空作战中心(ADOC)。该设施是20年前由法国人代为建设的,如今法国向

20多年前的海湾战争以伊拉克的大败亏输成就了美国高科技军事机器的威名,特别是伊拉克空军因畏战逃亡伊朗的举动足堪引人耻笑。不过,正如俄国文豪托尔斯泰的名言“历史只有站远一点才能看清楚”,诸多解密档案显示伊拉克空军在开战之初曾努力为荣誉而战,其中使用苏制米格-25“狐蝠”战机的第96中队飞行员朱哈·达乌德上尉的表现尤为抢眼。



米格-25战斗机

美军指挥机构公开了ADOC的全套建设图纸,让至关重要的ADOC在美军面前毫无秘密可言。

3时10分,美军战机投掷的精确制导炸弹通过烟囱钻进钢筋混凝土构筑的ADOC,在建筑内部爆炸,顿时尘土和刺激性的火药味在封闭的空间里四处扩散,指挥大厅墙壁上的显示屏碎裂脱落,与各处基地的通讯线路也完全中断。ADOC负责人拉希德准将等侥幸存活下来的人想要接通与外界的通讯线路,却无济于事。很显然,分散在不同机场的伊拉克空军只能“各自为战”了。

就在美国人初战取得巨大成果而欢欣鼓舞之际,被转移到巴格达南部塔穆兹基地的第96中队的“狐蝠”却准备出击了。3时22分,接到警报的塔穆兹基地勤务组用最快速度完成了1架米格-25的起飞准备,有着1500小时飞行经历的朱哈·达乌德上尉钻进驾驶舱,等待基地控制站(GCI)的指令。4时30分,GCI下达起飞命令,米格-25如离弦之箭冲向远方。按照GCI从周边雷达观测点得到的信息,有一群来自波斯湾美国航母的F/A-18“大黄蜂”战机和F-14舰载机编队正向塔穆兹基地扑来,达乌德的任务就是破坏敌人的队形,伺机击落对手。

无论从飞机性能还是飞机数量上看,达乌德执行的都是“自杀式任务”。然而,达乌德没有选择退缩,他冷静地驾机隐蔽接敌,座机雷达处于静默状态,敌机的方位信息全由地面GCI提供。达乌德还将武器发射指令调整到由操纵杆上的主武器

开关控制,以便抓住机会一击致命。

顺便说一下,米格-25上有一个“护身符”——SPO-15雷达报警器,它几乎能识别出多国部队所有战机型号的雷达制导信号,一旦发现被敌方战机的雷达锁定,它就能立即通知飞行员实施规避飞行。

单刀赴会

大约4时45分,GCI向达乌德下达雷达开机指令,这意味着美军机群已在附近。几秒钟后,以1.7倍音速在7000米高空飞驰的米格-25的雷达屏幕上出现了一群密集光点,它们正快速靠近塔穆兹基地。达乌德立即将屏幕上的开火光标向光点移动,试图锁定它们,没想到目标光点周围开始出现大量雪花,显然美国人已有防备,开启了电磁干扰。

达乌德和GCI发现的美军机群是从“萨拉托加”号航母上起飞的F-14、F/A-18战机混合编队,其中F/A-18携带着大量地对地攻击弹药,而F-14则承担着护航任务。当美军战机混合编队接近塔穆兹基地时,带队长机飞行员发现雷达屏幕上出现了一个高速爬升的目标,它一边加速爬升,一边将航向转向美军机群,其速度之快令人咋舌,经验丰富的美军飞行员迅速判断出目标的属性——伊拉克只有一种战机拥有这样的能力,那就是米格-25!

由于在两伊战争中就听说过“狐蝠”的威名,美军飞行员早有对策,迅速采取应对措施,F-14把雷达开到最大功率,进行全域扫描,试图快速锁定来袭的米格-25。然而

达乌德始终让座机与美军战机保持30千米的距离。尽管美军F-14携带的AIM-54A远程导弹理论上可以打击30千米处的目标,但因为米格-25的速度很快,随时可以脱离导弹锁定,所谓的“30千米”实际上已处于美军导弹的射程之外。

就在将F-14护航战机“逗”得鸡飞狗跳之际,达乌德依靠娴熟的技术,驾机高速横插美军战机编队中心,他的目的是迅速逼近正在执行空袭任务的美军F/A-18机群,这些飞机挂满炸弹,很难进行机动规避。可是美国飞行员也不是吃素的,依靠先进的雷达,编队指挥官安德森立刻看出了敌人的企图,他马上命令位于编队外围的几架F/A-18扔掉炸弹,改以制空方式拦截敌机,自己也迅速启动座机雷达的空战模式,试图锁定米格-25。这时,达乌德迅速右转,让美军战机认为他会再次拉开距离,脱离美军导弹射程。

就在安德森松了一口气,以为这架米格-25就此逃遁时,他突然接到远方美军E-3A预警机的通报,那架米格-25竟然开始逆时针转弯,像拼命扭动身躯的蛇一样在美军F/A-18编队间闪转腾挪,居然没有任何一架F/A-18能再次锁定这架敌机!此时,那些负责护航的美军F-14却因敌机与己方飞机搅在一起,只能在附近徘徊,束手无策。

“直捣黄龙”

达乌德没有理会周围乱飞的大群F-14,他相信这一回运气在自己一边。经过一番高速机动,他通过雷

达选定了距离20千米处的一架美军F/A-18作为目标。他按动主武器开关,同时激活雷达测距功能,为机载R-40半主动雷达制导空空导弹的射击做准备。尽管遭到美军战机的强烈电磁干扰,但米格-25的雷达还是非常“给力”,屏幕上很快出现目标的准确距离,机载火控计算机也马上得出导弹杀伤区的范围。

当火控系统显示敌机进入导弹杀伤区后,达乌德发射了2枚R-40导弹。有意思的是,当初苏联专家曾要求米格-25飞行员在夜间发射R-40导弹时应避免直视,否则可能因导弹尾焰的强光导致暂时失明。达乌德遵守了这一操作规范,在发射导弹后迅速转头,用耳朵而不是用眼睛感受导弹的远去。导弹飞行时间大约持续了12秒,雷达屏幕上的目标消失了,与此同时,在达乌德座机的前方,出现了一团巨大的火球,几乎照亮了大半个夜空。达乌德知道,自己赢了!

在摆脱其他美军战机的纠缠后,达乌德安全回到塔穆兹基地,受到战友们的热烈欢迎,因为达乌德单挑美军机群的全过程都在GCI的监控之下。中队长告诉达乌德,从地面雷达的探测结果看,遭到R-40导弹攻击的美国飞机速度突然降为零,而且很快失去飞行高度,“那架F/A-18肯定完蛋了,如果考虑到R-40导弹重达36千克的爆炸弹头,那个美军飞行员逃生的机会也微乎其微”。战后美军发布公报称,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斯派克跳伞失踪,下落不明。顺便说一下,斯派克就此成为“在海湾战争中战死的首位美军”,而达乌德则在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空军里一路高升,官至空军副司令,直到2003年美国发动推翻萨达姆的战争后失踪。

事实上,米格-25在海湾战争中的传奇表演就如划过夜空的流星,终究挽救不了伊拉克军队全面崩溃的结局。如今,经历了数十年战火的伊拉克已经摆脱“萨达姆时代”,伊拉克与美国也已经重修旧好,重建后的伊拉克空军选择美国制造的战斗机充当主力,至于以米格-25为代表的苏制战斗机已经不受重视,无人过问了。 秦鸥



史海钩沉

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战马》一度感动全世界,该片的核心是参战军人与动物间的友谊,也正是这份特殊的感情打动了广大观众。而在真实的历史上,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国军队中就有一支“默默无语”的动物军团,它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战争的胜败。

“沉默伙伴”必不可少

一战期间,英军对骡马的依赖就如同依赖重炮一般,其军用骡马分为轻挽与重挽两类,前者是英军的后勤主力,用于拖曳小口径野战炮、马车和无动力救护车,运送食品和常规弹药等;后者则是那些体格健壮、身躯高大的骡马,它们通常编入炮队,专门拖拉攻坚重炮。到一战的最后时刻,英军投入西线战场的

沉默“战友”:骡马部队助英军赢得战争

骡马多达47.5万匹。然而,大规模参战意味着大规模伤亡,英军累计在西线损失的骡马多达25.6万匹,这还多亏了兽医部队的努力救死扶伤,也正因如此,英国陆军兽医部队在1918年被正式冠以“皇家”称号。

其实说起骡马部队参战,英军最初并未作好准备。由于对一战的持久性认识不足,当1914年匆匆介入冲突时,英国战争部仅从全国征召了16.5万匹骡马,且因缺少运输工具,只有五分之一的骡马被送到前线。随着战事扩大,英国国内的骡马几乎被征召一空,军方不得不寻求外援,结果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的牲口成为首选。但英军要把数量庞大的美国骡马运到欧洲前线却是个大麻烦,涉及到医学和后勤运输等诸多课题。经历漫长旅途的美洲骡

马抵达目的地后并不能立刻投入战场,还得由军马训练部队进行调教。

在战场上,骡马的保养是个大问题。为了防止骡马因寄生虫而生病,骡马的长毛都被剪去,在天气好的时候,士兵用一根拴马绳就可以安排好骡马,但到了冬天,就必须为它们盖上毛毯,且要定期更换,湿淋淋的毛毯会导致骡马患上肺炎。

枪杀只为减少痛苦

要想让骡马队发挥作用,马夫责任重大。当时,英军骡马队的成员大多来自城市,由于缺乏基本的饲养知识,他们还闹出不少笑话。有一次,一名来自格拉斯哥的城市兵向上级抱怨配发的饲料粉碎得太过细:“那些细小的颗粒会塞住牙齿缝,可我们却没有牙签为它们剔牙。”

尽管城市兵遇到重重困难,但他们还是与骡马战友建立起深厚的感情,许多人把“不说话的伙伴”当作自己生命的延续。英国炮兵道格特就在日记里写道:“德军一发炮弹击中了我们的炮车马队,我们立刻去解下缰绳,把压在翻倒炮车下的马夫拉出来,但他却坚持跪在奄奄一息的挽马面前,悲伤地凝视着它慢慢死去。”另一位英国炮兵帕莫尔则记得,1916年索姆河战役期间,食物缺乏,连水都供应不上。马夫带着水壶到处寻找水源,只要找到水,就会先给骡马饮用。

随着西线屡屡发生大规模机动战役,英军对骡马的需求与日俱增,它们不仅会被炮弹和机枪打死,还容易成为敌人从空中轰炸的目标。英军马夫谢尔曼回忆说:“很多时

候,通往前线的道路上处处是沼泽和泥潭,许多骡马陷入其中不能自拔,我们拼命用绳索拖拽,可是它们背负的物资实在太重了,越挣扎就陷得越深,不得已我们只能开枪结束它们的生命,以减少其痛苦。”

实际上,在一战最关键的阶段,正是凭借高效的骡马部队,英军才能在远离本土的西线法国战场上进退自如。当1918年11月德国宣布投降后,协约国方面提出的允和条件里,就包括要求德国交出所有骡马。需要指出的是,战后幸存的英军骡马有超过11万匹被遣返回国,随后被拍卖,另有近5万匹骡马被就地屠宰,为西欧平民或德国战俘提供口粮。尽管这一政策在英国国内引起争议,但是最后,它们还是为了战争的需要被处理掉了。 毕晓普